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

— 閩 劇 —

百蝶香柴扇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人 物：

林 英——十八歲。

林 邦——林英父，五十歲左右。

林 妻——林邦妻，四十多歲。

浦 霖——林英的未婚夫，二十歲。

伶 姐——林英的鄰女，十八、九歲。

乖 妹——林英的鄰女，十二、三歲。

吳鋒侯——先為總鎮，後為提督，四十多歲。

陳 德——吳鋒侯的家將，三十歲左右。

王 媽——吳鋒侯的仆婦，三、四十歲。

春 梅——吳鋒侯的婢女。

秋 菊——吳鋒侯的婢女。

雅 德——吳鋒侯的誼兄，總督，五十多歲。

雅 妻——三十多歲。

雅德婢 雅德中軍

啓 月——僧徒。 啓 智——僧徒。

啓 修——僧徒。 三司三人。

知 縣 獄 卒

差役四人 龍套四人

第一場 相 遇

〔溪旁，春景如画。〕

〔林英、怜姐、乖妹同上。〕

林 英
怜 姐：（唱“剪剪花”）
乖 妹

同去洗衣裳。

眼見沿溪飄柳絮，

蝴蝶对对恋花香。

林 英：（接唱）

触景忆浦郎，

不知他近日讀書有无进益？

怜 姐：英姐！（接唱）
乖 妹

何事不行？

林 英：沒，沒什麼。

林 英
怜 姐：（接唱）
乖 妹

一同攜手，

步至小溪旁。

怜 姐：英姐！已到溪边，你我同来洗衣吧。

乖 妹：对，对。怜姐！今夜天街迎圣母，你我赶快将衣洗完，同去观看。

林 英：（在一旁嘆息）唉！

乖 妹：英姐！无缘无故，为何叹气？

林 英：沒。

乖 妹：嗯！我不信。

怜 姐：乖妹！我知道英姐为何叹气。

乖 妹：何事？

怜 姐：英姐想念浦霖姐夫。（轉对林英）是不是，英姐？

林 英：乖妹！你我同来洗衣，別听她胡說。

怜 姐：別跑！（阻住她）你讲是不是？

林 英：討厭。

怜 姐：討厭？妹看你是爱听。

乖 妹：怜姐！你怎知英姐是在想念姐夫？

怜 姐：你真是小孩不懂事。你不看从前，英姐与我們一起，都是欢欢喜喜；自从姐夫进学，到英姐家“挂綵”^①以后，英姐就常常叹气，这不是想姐夫，还想什么？

乖 妹：英姐！你为何这样想姐夫？

怜 姐：你不是傻瓜！英姐自幼与姐夫一起，常在这溪边游玩，訂亲以后，几年未曾見面。姐夫父母死后，不幸

① “挂綵”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种習慣。進学的人，如已訂婚，到岳父家里拜会，由岳父替他挂上紅綵。福州方言叫做“挂綵”。

家中被火焚燒，現在一人住在青云寺讀書，孤孤单单，到今年才進學。你說，英姐能不想念姐夫？

乖妹：伶姐講得對啲？

林英：別听她胡說！

伶姐：難道講錯了？

乖妹：英姐！你何時出嫁？

林英：（羞，低頭走開）……

伶姐：這何必問。姐夫進學，不久就要來娶英姐了。

乖妹：哎呀，英姐！你如出嫁，我就沒伴了，最好你不要去。

伶姐：別僥！姐夫要娶，英姐不用人抬都會跑去。是不是，英姐？

林英：你二人不洗衣服，我就回去了。（欲行）

伶姐：別急！英姐，現在閑話不談，同來洗衣吧。

林英：同來洗衣吧。

林英：（唱“茉莉花”）

溪邊洗衣裳，

莫再話短長。

伶姐：（接唱）

英姐是畏羞，

心在想浦郎；

乖妹：（接唱）

姐與他，真相配，

一对好鸳鸯。

【林英、怜姐、乖妹走向溪边洗衣。

【浦霖上。

浦霖：（唱“宽板”）

整顿衣冠出禪房，
看迎神前往天街且散心。
我虽然幸列黉門为秀士，
孤身一人实觉伶仃；
与英姐多年未见面，
惦念着她日夜挂在心。
记童时我与她此地同嬉戏，
她赠我香柴扇永未离身。

【双扇，看。

扇呀扇！
我画成百蝶双双舞，
题诗一首志我情深。
我把你留作终身伴，
你要与我証鸳盟。

（由）此地桃红柳绿，一派山光，真是美丽。记我往日与英姐同在此地游戏，欢乐无比；如今相别数年，不知她近况如何？唉，英姐呀，英姐！只因我囊中羞涩，未能完娶，真叫我心中不安啊！

【怜姐看见浦霖，走上来。

怜 姐：（低声地）乖妹！（向乖妹招手）

乖 妹：（向前）何事？

怜 姐：浦霖姐夫在那边看风景。

乖 妹：啊！（欲叫林英）英——

怜 姐：（阻止她）别叫！你我还是避开，看他二人怎样雷语。

乖 妹：好，好。

〔两人偷下。〕

林 英：怜姐！你——（回头不见怜姐、乖妹）怜姐！乖——（见到浦霖，羞，低头）

〔浦霖欲上前叫她，一时羞叫不出。林英慢慢走下来，想说什么，但羞得抬不起头来。〕

浦 霖：英、英姐！

林 英：嗯……

浦 霖：唉……

林 英：唉……

〔怜姐、乖妹偷偷上，躲在后面。〕

浦 霖：令、令尊近来都好嗎？

林 英：嗯，托福平安。

浦 霖：唉……令尊在总镇衙门办文案，諸凡順利嗎？

林 英：尙……好。

浦 霖：唉……英姐！你近来都好嗎？

林 英：托福……（觉得說錯，急轉）嗯……

浦 霖：英姐，唉！你看：这溪边景色，与几年前还是一样美

丽。

林 英：嗯，一样美丽。

浦 霖：只是你我都已长大成人了。

林 英：是。

浦 霖：（不知说什么好，看到手中扇）你記得此把香棠扇嗎？

林 英：（偷偷地看扇一眼）嗯。

浦 霖：（把扇給她）这是你从前贈我之物，事隔数年，你記得嗎？

林 英：此扇还在？

浦 霖：从未离身。

林 英：（看扇的一面）这上面許多蝴蝶……

浦 霖：是我所画。

林 英：（翻另一面看）这詩？

浦 霖：志我心情。

林 英：这……（把扇还他）

浦 霖：怎样？

林 英：此后望你注重學問，力求上进，不可如此題写，被人看到，有伤大雅。

浦 霖：是，是。我只題此一詩，并无別作。

〔怜姐与乖妹在后面忍不住笑出声，跑出来。〕

怜 姐：（鼓掌）啊！啊！
乖 妹：

〔浦霖跑下。〕

怜 姐：（学浦霖的样子）“这是你从前贈我之物，事隔数年，你記得嗎？”

乖 妹：（学林英的样子）“此后望你注重學問，力求上进，不可如此題写……”

〔兩人入笑，林英羞，追打，兩人逃，林邦上，相撞。〕

林 邦：英英，这是为何？

林 英：沒。

伶 姐：叔叔！刚才英姐姐失到此，彬彬有禮，問英姐：“令尊近来都好嗎？”

乖 妹：唉，叔叔！英姐还說：“托福平安”。

林 英：小丫头，还說！

〔林英追打乖妹，乖妹和伶姐逃下，林英追，吳鋒侯上。〕

吳鋒侯：（內唱“盤角枝头”）

看迎神往天街巡察。

〔吳鋒侯上，与林英相遇，吳注視林英，林英避开。〕

林 邦：啊，总鎮大人！

吳鋒侯：林书办，你也在此地？

林 邦：卑职寒舍就在附近，大人……

吳鋒侯：（截住他）此位女子是誰？

林 邦：是小女林英。英英，向前見過大人！

〔林英不敢仰視，勉强向前行禮。〕

吳鋒侯：（下禮地）不必，不必。

〔林英下。吳鋒侯注視不捨。〕

林 邦：大人！

吳鋒侯：啊！（轉笑臉）林书办！本鎮有事与你相商，你可隨我

回衙一談。

林 邦：是。

〔环合。〕

〔哭府。〕

吳鋒侯：（客气地）林先生，請坐。

林 邦：大人在上，卑职那里敢坐？

吳鋒侯：不必客气，坐下才好說話。

林 邦：如此斗胆謝坐。

吳鋒侯：陳德，看茶！

林 邦：哎呀，卑职怎敢？

〔陳德捧茶上。〕

林 邦：（离坐）謝謝將爷！

吳鋒侯：林先生！

林 邦：卑职在。

吳鋒侯：（唱“賞花”）

叹先室去年亡，过中饋犹虛。

聞令媛才德兩全，稱譽里閭，

本鎮意欲聘為繼室，

但不知你林先生是否愿意？

林 邦：（唱“賞花”）

大人在上，容卑职稟明，

可惜小女已許配浦霖，

不然嫁与大人求之不得，

一出閣就是榮貴夫人。

吳鋒侯：啊！你女兒已經定聘嗎？

林 邦：是。

吳鋒侯：（唱“賞花”）

令婿作何生理家住何方？

為何未娶令媛過門？

莫非你嫌我年齡太大，

托辭推諉你直說何妨？

林 邦：大人！

（唱“賞花”）

卑職所說確是實情，

小婿住青雲寺孤身一人，

只因求上進尚未完娶——

吳鋒侯：（接唱）

這豈非誤了令媛光陰？

林 邦：大人！小女既已與他訂親，也是無法。

吳鋒侯：既是如此，你可回家去吧！

林 邦：方命之罪，大人恩恕，小的告退。

吳鋒侯：請便。

〔林邦下。〕

吳鋒侯：可惱呀，想我喪偶已經一年，從未遇過合意之人，今天見到林英，如此美貌，怎能放過？（想）嗯。我不如聊施小計，何難把她謀娶過來？陳德！

陈 德：在。

吳鋒侯：今晚迎神之后，你可前往青 云 寺——（对陈德耳語）相機行事。

陈 德：大人！此事容易，不过必須买通和尚。

吳鋒侯：无妨。我这里銀票五百两，帶往送他，明早回話。

陈 德：是。

〔分下。〕

第二場 被 陷

〔青 云 寺內，浦霖書房門口。〕

〔浦霖上。〕

浦 霖：（唱“寬板吟”）

看罢迎神回寺轉，
再溫經史奮鵬程；
記往日蘇秦夜讀錐刺服，
扇呀扇，
我年来把你伴讀到天明。
今日我与英姐重見面，
足証她与我一往情深。

〔启智上。〕

启 智：浦相公！現在好了，当家師看你进學，特別招呼你，

叫我在你門口点一盞紅灯，让你好出入。（指手上紅灯）哪！有一盞灯照着，不錯。（挂灯）

浦 霖：难得师父慈悲，小生銘感不忘。

〔初更。

浦 霖：师父！小生今晚約有詩会，現在就要前往，明早才能回来，书房劳你代为照看。

启 智：好，你去，书房我看。

浦 霖：有劳师父。

〔浦霖下。

启 智：浦相公叫我看书房，我要怎办？（想）他床鋪空着，我不如就在他床上睡一晚，倒也不錯。

〔启智走入浦霖书房，关上門。

〔陈德提刀上。

陈 德：紅灯挂在此地，里面定是浦霖书房，我就进去，把他一刀！（示刀）

〔陈德四顧无人，撬門，入，杀启智，出。

陈 德：事已清楚，就此回去复命。

〔天亮。启修上。

启 修：奇怪，天亮已久，为何不見启智？当家师叫我找他，到处找不到，現在只有去問浦相公看。（入书房，跌出）哎呀！启智为何被人杀死？当家师快来！

〔启月上。

启 月：启修！何事喊叫？

启 修：当家师，不好了。启智被人杀死，尸首橫在浦相公床

上。

启 月：啊！启智被人杀死？奇怪，浦霖呢？

启 修：浦相公不在。

启 月：啊！启修！你将红灯带下，此事不准告诉别人。

启 修：是。

〔启修携红灯下。〕

启 月：奇怪，为何杀错？我应赶往报知吴总镇。

〔启月下。〕

〔浦霖上。〕

浦 霖：（唱“宽板吟”）

昨赴诗会同窗欢聚，
只因夜深寄宿朋友家。
今朝匆匆回寺转，
庭院寂寂少喧嘩。

（白）房門为何未鎖？启智师父！（見門口血迹）那来血迹？（入門見屍，即退出）哎呀！

（唱“哭腔吟”）

启智为何被人杀死？
尸横床上实在可怜。
我应为他伸冤屈，
报他平日照顾情。

（白）师父！师父！

〔启修上。〕

启 修：哎呀，浦相公！你昨夜那里去？启智被人杀死在你床上，你知道吗？

浦 霖：师父！你是否知道，启智平日有无仇冤之人？

启 修：出家人有何仇冤？何况他平日为人和气，你也知道。

浦 霖：这就奇怪。

〔启月上。〕

启 月：啊，浦霖，你回来了，好！

浦 霖：为何？

启 月：你杀死启智，还装什么傻！

浦 霖：哎呀，当家师！此话岂能乱讲？

启 月：什么乱讲？县太爷立刻来验尸了，你有什么话，留下与太爷讲！

浦 霖：啊！

〔内喊：“太爷到”。〕

〔四差役引知县上。〕

知 县：启月！

启 月：阿弥陀佛。

知 县：你说师弟启智被浦霖杀死吗？

启 月：求太爷伸冤。

知 县：将尸验过。

〔一差役入书房，即出。〕

一差役：启禀太爷！僧徒启智，被人一刀杀死，身首分开。

知 县：浦霖是否在寺？

浦 霖：晚生浦霖，拜見太爷。

知 县：哼！大胆浦霖，既是讀書，当知礼法。現你竟敢行兇，杀死启智，該当何罪？

浦 霖：大人哪！

（唱“十字透”）

念晚生与启智毫无仇怨，
那能无缘无故动此杀机？
这分明是启月意图誣陷，
望大人懸明鏡辨明是非。

知 县：嗯。看你倒也不象杀人之人。启月！

启 月：阿弥陀佛。

知 县：你为何誣告浦霖？

启 月：启智死在他床上，不是他杀死，还有何人？

知 县：嗯。下面浦霖！启智死在你床上，还有何言可辯？

浦 霖：大人哪！

（唱“十字透”）

生昨夜与朋友約有詩会，
离寺前煩启智代看房門；
今早上回寺轉才知此事，
望大人問敝友即知端詳。

〔陈德携信上。〕

陈 德：參見太爷。

知 县：啊，陈将爷！

陈 德：太爷請看。（送信上）

知 县：（讀信）嗯。（轉向差役）來！將浦霖身上搜過，有無兇器。

〔一差役搜浦霖身上，搜出百鍊香柴扇。

一差役：啟稟太爺！浦霖身上只有一把香柴扇。

〔差役把扇獻上，知縣接扇看。

知 县：題寄林英。（轉向浦霖）浦霖！此扇乃是女子之物，你
從何來？

浦 霖：怎麼？

知 县：速速說來！

浦 霖：這是生妻所贈之物。

陈 德：太爺！（對知縣耳語）

知 县：來！將浦霖帶回縣衙審問。

浦 霖：大人冤枉哪！

知 县：打道回衙！

〔同下。

第三場 迫 婚

〔二道幕前。

〔林邦匆匆上。

林 邦：（唱“天鰲仔”）

今要怎辦？今要怎辦？